

朝華叢刊

第一輯

新華室



煉

【

目錄

提倡多看多想	李九思
讓我們笑吧	仇仙
五月漫感	書生
家鄉的緬懷	行吟
且說二升	聞歌
略論「慣了」	宋揚
攔住烏龜	鐵夫
哀悼謝晉元團長	宣心照
論「自由」	江峯
哈台——狗的難題	儲麗華
徒手的悼念	楊剛
卡尼基與中國卡尼基	影堂
「沉默」和「空喊」	李昂
吹非其主	之雄
七地	沃潔
柳亞子先生開除黨藉	戈夫
左袒集	柳亞子
空言——存浚口號六首——續存浚口號六首——題張應春女士遺像	
四月十二日清黨紀念日感賦——感事	
小天問錄	

MG
1266.1

14

提倡多看多想

李九思

新聞室

我現在提出一個極平常的要求，便是要求大家如果碰到事情要多看，多想。讀者看了這話，也許會覺得有點不明白：許多人每日看報，看書，以至於看戲，看電影等等。總括一句：要不是瞎子，要是沒有睡着，及特別的情形之外，眼睛幾乎沒有時候不看的。至於想，更不用說了，醒着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個時候不在「想念頭」；有時候也許是「胡思亂想」，有時候是有系統地的想的。爲什麼還叫我們多看多想呢？這話未免是多餘的了。

但是我要提出一句話來：聽說中國有人曾經講過這樣的話，即「日本不足慮，所可慮者，惟有共黨」。諸位讀者看到過嗎？如果沒有，就得去看（求知文叢第十七輯裏，就引有這話）。但是看了相信不相信呢？也許竟有人會相信的，因爲：明明許多刊物都在說今年是勝利年。勝利年，勝利年，……這樣說着，日本確是不足慮。勝利年的印象中聽到有些地方日本撤兵的消息，「雖然又眼睜睜的看到有些地方在淪陷。但我們看了這些消息和事實還不够，還得仔細想：「日本不足慮」嗎？要是細想起來，日本不足慮的，但是也足慮，不是一定不足慮。日本武器是精良的，兵士也還有傳襲下來的敢死精神。即使其中有些人是厭戰，或反戰的，但在戰場上也許會放槍射擊，有一回，是國內軍閥混戰的時候，有一鐵路人員在問一個將愈的傷兵，（孫傳芳部下的）問他爲什麼甘心替軍閥作戰，同胞自相殘殺的。回答是說出於無奈，即沒有法子。理由是：心腹之言有時候便是對同隊伍的人也不能說，因爲不知道他們思想怎麼樣，臨陣的時候，對方不知道這邊的意思，個人即使有不願意打的好意，但對方不知道。對方既打過來，這邊也祇好打過



3 1762 0664 1

(南)

去了。那是沒有法子的事情。這傷兵的話含有真理，軍閥的兵士有些苦衷，帝國主義者的軍隊裏這種苦衷一定也是有的。要是我國能够全國一致，鋼一般的團結起來，發動全國的人力物力，喚起民衆，讓民衆加入作自衛戰爭。鋼一般的團結裏含着沸騰的熱血。這樣廣大的土地，這樣衆多的人民，要是真的能够發揮出力量來，那麼，日本是不足慮的。但是，如果不肯這樣做，不能發揮出力量來，也可以說是足慮的。天下的事情，無論大小，要是自己不努力，就不容易成功，何況是戰爭？戰爭常常含有勝與敗二方面，其中重要的是須看自己怎麼樣做法！現在事實上是怎麼樣呢？

現在，事實上，對於民衆，老實說，祇有拘束，那裏說得上什麼發動？這是對於勞苦人民一起的黨的仇視，從事「防」和「反」等可以知道的。「防」「反」還來不及，那裏還說得上連合和團結？且不說任何奸商米蠶的「囤積居奇」置人民死活於不顧。像馬寅初的說了幾句梗直的話，現在不知道已經囚禁在那裏？諸如此類的事情，且不去說它，單就前面所說的聲譁民衆，懼怕民衆，及「防」和「反」和勞苦人民一起的黨，而一方面還說「日本不足慮」，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從減少殺害抗戰的力量情形之下說「日本不足慮」。眼見得日軍在東衝西撞，土地陷落，也還是日本不足慮，這不足慮的情緒是十分明白的，還不是日軍侵入對於他們害小，還是人民力量大起來對於他們害大的感情的流露嗎？還不是親日情緒的流露？統治者和帝國主義者有構通的可能的情緒的流露嗎？……

所以我要提倡多看和多想，多看是看清事實，多想是須得知道他們爲什麼要這麼說，要這麼做，它們的真正意義在那裏。昏聩胡塗是封建地主的著明的特性，公開的欺騙，（下接第四頁）

讓我們笑吧

仇山

陀羅雪維支是俄羅斯的極有才能的諷刺者，他常用外國的故事，來譏評沙皇的政治，在平談的事實中，指出矛盾，逗人失笑，他替自己的作品做了一個註解道：「笑吧，爲了要止住哭！」可見這笑，從憂鬱裏散發出來，實在是諷刺的底子。法國的戲劇家 *Baumarchais* 也說：「我不得不老是狂笑着，怕的是笑聲一停，我就會哭起來了。」

笑，是嚴肅的。

自然，整天裏嘻嘻哈哈，拉開着嘴巴的樂天派，却並不在這嚴肅的圈內。

諷刺是笑的最高的成就。它的本領在於使人失笑，同時也使人深思，惕勵。如果失去了嚴肅的成分，則領受者的一切表情，就成爲對這諷刺的諷刺了，因爲這折扣了原來的意義，使它流于滑稽。

而滑稽則是插科打諢的一種，是笑的情緒的低落。

戲台上敲起堂鑼來了，的當！的當！門帘開處，走出來的是一個手搖板扇，鼻塗白粉脚色，那就是丑角。丑角是最善于插科打諢的，他常從緊張的場面上出現，緩和情緒，移開注意，「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爲一笑，收場大吉。」這就是滑稽的任務。諷刺是壓迫下的產物，而滑稽却是統治階級的幫閑，藉此來被壓迫者的反抗。

笑，永遠含着一種作用，保持着自己的階級的立場。

紳士們撥拾泥污，常向粗人的頭上擲去，總以為他們的舉止輕率，行動粗魯，十分可笑。就以紅樓夢裏的人物來說吧，劉老老雖然不免鄉氣，但她終究是樸實的，可是一進了大觀園，立刻成爲幫閑們打趣的目標，顯得狼狽滑稽，幾乎笑歪了賈府的奶奶小姐們的嘴巴，在這笑聲裏，她們更覺得自己的尊嚴和高貴了。我想，這時候，最用得着的倒是焦大的嘴巴，——雖然不免過火了一點兒。

返一切虛偽的尊嚴于真實，是諷刺的笑。

笑是藝術，笑是直覺的深刻的批判。當統治階級的尊嚴發生動搖的時候，人民是不免于失笑的，這就是紳士口頭的諷刺；幫閑的論客們連忙鑽出頭來道：「諷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這回却是打彈，和上面說過的滑稽是一路。

長谷川如是閑說：「藝術上的笑，對於該悲哀該憤怒的事態，並不是一笑了之，而是笑着來對付它的。」讓我們笑吧，這也是一種武器啊！

五月十日。

（上接第二頁）說謊的公開是資產階級及買辦階級的性質，我們要避免昏聩，同時要辨明說謊和欺騙，就必須多看事實，多多思想。那麼，可從說謊後面看出真意來了。這等值得多看多想的事情是很多的，別的例子，下次再講。

五月漫感

書生

一血

自己沒有投機屯積的資本和本領，看看別人投機屯積的起勁——尤其是米價便在短短幾個月中，從六七十元抬高到百五六十元一石，看勢頭很有拾到兩百元的可能——實在看得頭昏眼花，心往神馳，連掛在邊旁的一九四一年的日曆都忘記撕了，到今天還是二月五日。要不是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五月聯防」的標題，我還不知道已經到了五月哩。奴隸的生活是可悲的。

有人稱五月為「紅月」或「紅色的五月」，這大概因為牠染滿了血的緣故。這血的確值得每個中國人細心咀嚼，回味，驚傷的。半殖民地的烈士的血，應該是培養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肥料，然而直到今天，我們的獨立，自由，和幸福到底在哪裏？雖然血是一年年，一天天加多了，洒滿了前線的山野和後方的廢墟，然而我們面對着的，還是壓迫，剝削，拘禁，屠殺，集中營，特務隊……

至多不過擺出潑皮式的「民族尊嚴」——對一向給我們最大援助的真正友邦翻眼狂吼，僅僅爲了加括弧的滿洲國三個字，英美兩國，在外交文件上不知用過多少次的三個字。

至多不過打起一面標着「民主」和「憲政」的灰白旗子，而躲在這旗子後面的仍舊是專制主義的嘴臉。

「透過青白色的共和國的影子，人們可以看見那班覬覦王位者的臉龐。」這是赫爾岑描寫一

八四八年的法蘭西的詞句，却依然適用於一九四一年的中國。這是值得感慨的事。

二 阿彌陀佛

五月各紀念日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五卅」，這並不是說其他紀念日都不及牠偉大，值得紀念。「五四」，「五七」，「五九」發生時，我年紀小，躲在鄉村僻壤，當時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五三」發生時，我遠在外國，除聽過蔡公時太太一番痛哭流涕的演講外，沒有過什麼轟轟烈烈的場面。只有「五卅」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直接參加者。

那時候，我剛來上海不久，是一個土頭土腦的鄉下佬，在一個大學的附中裏做書呆子。無日無夜把眼睛埋在書本裏，除了「分數」，什麼都不放在我的腦裏。甚至發生慘案的那一個傍晚，全被同學怒潮似的洶湧起來，敲碎不准學生罷課開會的校長的辦公室的玻璃窗時，我還躲在靜寂的課堂裏背幾何定理，讀英文生字。後來實在受不住他們冷若冰霜的白眼和無言的輕蔑的譏笑，我才無可奈何地混入了他們的隊伍。

我的憤怒和熱情很快給鼓動起來了，我忘記了「分數」。我參加十幾萬人的遊行示威。我加入街頭演講隊。我甚至參加自願報名的巡查隊，半夜三更悄悄出發到荒僻地方勸阻鄉下人挑菜入租界。

那時秉政的脚色，是被一切革命者或自命為革命者罵得不亦樂乎的北洋軍閥，但他們對於我們愛國運動似乎並不怎樣痛恨。我們站在馬路上的欄杆上講得力竭聲嘶，往往有警察自動端茶給我們喝。我們亦赤手空拳的巡查隊在暗夜裏出發時，總有武裝軍警或保衛團偷偷隨身保護我們，預防租界守兵向我們射擊。而在沸騰着好幾萬人的會場裏，也似乎沒有發現過「特務」之類

的脚色。

然而現在怎麼樣呢？抗戰前的「一二八」運動已給我們明白的答復。抗戰後的「孤島」當然是環境特殊，不容輕舉妄動，但環境並不「特殊」的內地呢？阿彌陀佛！

三 大小英雄

「五卅」運動所以給我印象最深的原因之一，便是認識了好些大小英雄的嘴臉。

英雄之一是一個姓胡的同學，他比我高好幾班，言談舉止當然比我高明無數倍，而服裝的漂亮入時更使我感到寒酸。他是我們的領袖，校內開會時做主席的總是他，代表我們出席學聯會的總是他，在羣衆大會的主席台上像煞有介事地跑來跑去，用擴音筒向台下嘩嘩嘩的，也有他。記得有一次，學校當局派了幾個跟他有裙帶關係的御用學生來搗亂我們會場秩序。這位站在主席台上的英雄，竟領導全體同學號陶大哭起來，連我這硬心腸的小子也流下了不少眼淚。

後來，我們的英雄終於給學校開除了，轉入光華大學，畢業後又出洋錢一回金，回國後不到幾年，便榮任第×戰區的政治部主任了。其官運之亨通，可見一斑。

不過這亨通的官運大概費了不少代價的，證據之一，便是一個在他手下做過幾個月官，終於逃之夭夭的同學的談話：

「……這傢伙簡直不是……！第一個查封生活書店的分店的便是他。他被書店負責人質問得說不出理由來，便面紅耳赤，在磁子上重重一拍：「沒有什麼理由，凡是我看不慣的書便得查禁，我看不慣的書店便得封閉。」……」

這是「朕即國家」的傳統作風。

想起他在主席台上痛哭流涕的情景，我不知怎的，像要嘔吐的樣子。然而他到底還是不足為訓的小脚色，還有比他煊赫無數倍的大英雄在。

也是在「五卅」運動中第一次看見他們燦爛的頭角。他們從羣衆大會或我們學校禮堂的主席台上發出的響亮吼聲，簡直是一個個的火把，投在台下的人海中，燃起了每個人胸內的炸藥，千萬個胸膛炸裂了！那種嘻笑怒罵，磨拳擦掌的勢頭，真是不可一世的革命英雄。我敬佩他們！

然而會幾何時，我們的英雄們都成了老官新貴，叱咤風雲，當然不願再在不肯「負辱忍重」，「沒有民主資格」的大衆面前出現了。而大衆呢，老實說，壓根兒不再希望他們「躬臨指導」，但願老爺們少賞幾個鎗彈，就謝謝一家門了。

四 不是差不多主義

然而以上云云決不是差不多主義者的囁語，以爲在野則廉，在朝即貪，大家都差不多。決不爲此，雖然這種觀念彷彿蠻流行的。

不知道是在哪一本英文書裏，看到一段某美籍女記者跟中國某女英雄的談話。記者說：「八路軍方面貪污失職的現象好像很少。」女英雄一聲冷笑，答道：「他們還沒有拿到政權呀！」（大意如此）

這意思就是說：「他們」拿到政權以後，也會貪污起來的。一邊默認了自己的貪污，一邊又把貪污預約給別人：這是阿Q精神之另一種表現！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呢？

絕對不是！

只要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大眾的眼睛沒有完全瞎掉，耳朵沒有完全聾掉，一切造謠誣蔑，顛倒黑白的陰謀都將化成陣陣輕煙，留下的是事實，鐵一般的事實！魯迅先生的格言是一道永恆不熄的火光，牠將照明一切籠罩着重重烟幕的黑沉沉的歷史：「墨寫的謊話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

退幾步說，即使某一革命政黨出現了少數敗類，那也簡單得很，一脚把他們踢出黨外得了，還無損於政黨本身的威信，反而更加提高了牠的威信，蘇聯反革命案之斷然處置，什麼「蠢」，什麼「寵」，什麼「青」之類被踢出黨外，是十分合理而且聰明的舉動。

然而假借「革命」各處開除真正為黨國謀利益的老革命黨員，那是不可饒恕的罪過。

而最可怕的還是包庇黨內的暗害份子讓他們或明或暗地絞殺黨國的新生，挖掘黨國的公墓。如果中國不幸因此而亡，那該負責任的不僅是某些個人，而是包庇這些個人的政黨了。

臨深履薄，懸崖勒馬——這是紙上談兵的書生在五月的「孤島」獻給袞袞諸公的一個願望。

五月一日

聰明和愚笨

如果說那些貪官污吏頑固分子是愚笨的，為什麼他們營私舞弊，排除異己的手腕是那麼高明？如果說他們是聰明的，為什麼他們總是掘自己的坟墓，愈掘愈深？（小天問錄之一—XYZ）

家鄉的緬懷

行吟

家鄉的淪陷，在今天本已不值得驚惶和悲痛，但好似眼看著一個病人膏肓，藥石無靈，長期間纏綿床榻的自己的親人，終於一旦奄然而物化，自不能不使人感別黯然愴悼，而勾起無限的憶戀。

雖然從太平天國的革命而來，在舉世滔滔的八十年中從來沒有遭逢災劫的幸運的人民，已經習慣了晏安的生涯，但當這民族戰爭開始的第一天，因為地處濱海的緣故，早就陷入了恐怖的漩渦，而且爲了祖國的新生，人人都有着深深的覺悟，望見了被注定的自己的命運而振發起來，即使必須要用自己的戰慄的手，點燃火化家園的第一根火柴，讓血肉相關的廬舍和田畝，化成片片的灰燼，供奉勝利的祭奠，也沒有一個人會稍作遲疑的。唱遍全國悽楚的流亡之曲，踏遍大地的悲慘的亂離之羣，無時

無刻不豫告着鄉人們的明天的運命，而這運命也終於到臨了。

然而他不到來於四年之前，而到來於四年之後的今日，當許多人正躊躇滿志的高唱着反攻年和勝利年的今日，卻不得不令我們深深的長思了。四年，這血淚和砲火的日子，在留作東南一角乾淨土的我們的故鄉，雖然只有遙遠的砲聲和零落的炸彈，然而人民所遭受的慢性的災難，已不下於猛烈的燒殺，而僅餘着最後的喘息了。

我們不會忘記這是侵略者的賜予，但是托賴了侵略者的蔭庇，假借了保衛戰的美名，向民衆直接吮血者的遺憂，我們也是同樣永遠不會忘記的。萬萬千千爲着戰爭而勃起的青年，一個個，被驅逐，被屠殺，被幽閉在集中營了；萬萬千千要求自衛的民衆，一個個被網上了。

了羶繩，迫離了自己的莊稼，流散於四方了；利用侵略者泥足的停滯，在朝不保夕的危城之中，經營其血腥的宮殿，造成了物質的恐慌，普遍的饑饉，像臭虫似的輿得又胖又漲的，不正是那些有守土之責的長官麼？

在這四年之中，一方面是國難財的暴發戶，和變態的淫奢的繁榮，一方面是菜色的人民和遍地的餓殍，沒有什麼激憤比這樣的激憤更烈，也沒有什麼苦難比這樣的苦難更高，許多人氣憤憤的說着激烈的話：

「還是讓侵略者早點到來了吧，反正也再苦不到那里去了！」

誰能認這樣的話是喪心病狂的囈語，當頭上的人們正做着喪心病狂的行爲的時候。

「××城於二十三日下午三時淪陷，當地情況混亂不明！」

現在這些菜色的人民是淹在血泊中了，那遍地的餓殍也已和焦土同成灰燼，而走私者，囤積者——國難財的暴發戶，集中營的建造

者，却已經高飛遠走，在他們帶滿了輜重的道路上，他們正發出漂亮的言論，「沿海本非會戰之場，早在放棄之列，我為戰略關係，刻已轉移陣地！」然而他們忘記了，他們剛剛不是還在高唱反攻，高唱勝利的麼？他們也發出奇怪的怨懣，說：那是蘇日協定締訂的結果，使日軍可以移兵進攻。然而他們也忘記了，他們不是正高唱過自力更生的麼？如果說日本真是移防蘇的兵大舉進攻，那末，請問你們爲什麼不調動幾十萬防共之兵，來大舉抵禦一下呢？然而我們所見到的他們，却只是一年比一年更勇敢的，想恢復過去那內戰英雄的光榮，把民族的勝利，委之於渺茫的太平洋戰爭，而甘心附庸於爭賊強盜的尾巴了。於是正當皖南片地，雷厲風行的整飭了他們的軍紀之後的三月，又葬送了東南海隅一角土。一切的血，一切的火，永遠不會把他們叫醒，經過一陣蒼皇的行旅，在殘山斷水之間，依然留着他們歌舞昇平的世界。（下接第二〇頁）

且說二丑

聞歌

——且說齋劇談——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小子無知，且以人世爲舞台罷。既爲舞台，那台上活動着的人，自然可以依他們扮的是什麼，而逐一標爲老生，青衣，花旦，大面，小丑，二丑之類的名稱了。這里，因爲討厭小生的娘娘腔，老生青衣的像煞有介事，花旦的浮浪，大花臉的不可逼視，小丑的語言無味，且說二丑。

二丑這是一種最複雜最難以捉摸的脚色。他們的地位，是並不高的，所飾的人物也往往是壞東西；可是因爲多是智識份子，設沒有了他們，那末老生慷慨激昂的時候，大花臉叱咤風雲的時候，青衣掩面悲泣的時候……只有和這些脚色相隔如雲泥的下賤的小丑在吆喝，或在附和，可都不免大大的減色了。

這一點，也許有損我們的偉人威望罷，因而覺得不通的罷，但是請想像一下看，假使咱們的閻王竟失去了判官，鬼王，牛頭，馬面，黑白無常……而光只有一班篷頭垢面的小鬼排列在左右，可還像閻王麼？

誰都知道，無論在平劇，在越劇，或在別的舊劇，凡是丑，照規矩臉上總是抹粉的；舉止言語與上等人有時雖有幾分相像，但受抹粉的影響，他是什麼，也依然一望而知。所以觀衆縱使不知道台上演的是什麼戲，只要一注意這等地方，也就會明白那是小人，那是君子的。丑中的二丑

自然不會例外。但在這個舞台里，二丑們却並不抹粉。既不抹粉，則原來正角扮的上等人物相像的幾分，無形中當然要增大至於使觀察不周的人辨不清了。有幾個理髮師穿了簇新的西裝上街，給人目爲佳公子，也就是這個道理。

但自然，要仔細看，是仍舊弄得清楚的。不過這也不見得像變大廟時候的孫悟空，那條變旗杆的尾巴，容易辨認。

有一位先生會就戲劇來論二丑，他說，他們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欺人的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趣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壞。這自然是不錯的。但在這個舞台上出現的，其情形，却還要複雜一點。

現在先說他們的來處。

推測起來，其起源大約是在人類的社會生活漸漸形成之際。那時候，因爲獲得的食物需說平均分配，防衛工作需要量力分担的關係，能幹的人，便應運而爲酋長，來管理這種事務。這事務自然不是白管的，於是酋長的享受，也就漸漸超過平常人。由這超過，一部份能力不足慾望却奢的人，看看有點眼熱，不免也想上去染指，可是限於能力，公然和酋長對抗，那是沒有希望的；只好退而求其次，抻酋長的馬屁，俾得沾一些餘油。一邊又使自己特殊化起來。馬屁那有不高興的，再加上因爲分配等事務的日繁，酋長一個人已覺來不及管，正需要幫手。久而久之，這班人的地位就高陞了，他們既高陞，人們的慾望大抵是相近的，原來地位和他們相同的，或略差一點的人，也不免要眼熱。終於也跟着爬上去。這麼一來，再過相當時日，酋長之下，便有幾個總管——姑且這樣叫罷，——總管之下，便有許多小總管，小總管之下便有……總之在酋長以至平

常人之間，特殊人物是越來越多，越多越忙了。

其間，雖則因爲「生產方法」的迭次變動，使社會生活有相當的變質，但對於他們是有利的。

這以後，在中國，自老生飾的黃帝戰勝大面飾的蚩尤，分封諸侯起，便是所謂封建社會了。因爲這是有模像樣的國家之始，一切比先前好像不同些，例如酋長變成皇帝，他的老婆變成皇后，幫忙者變成諸侯，士大夫。幫忙的幫忙變成了門下客之類。不過本質上，也不過是：在變成皇帝的酋長和庶民之間，又多出若干尊特殊人物而已。

這種情形一直保持到清末。雖然寬袍大袖式的衣服已變成了長袍，馬褂，馬蹄袖的一類，可是按實說，還不是添出若干尊特殊人物，夾在「聖上」和平民之間？

現在又何嘗不如此。

在這許多特殊人物中：有的心較平，胃口小。爲了報答主人的優遇，做事很努力，甚至不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類人大抵是老生所飾。有的心較兇，胃口大，並且有相當能力，做人家的幫忙，並不能平息他的慾望，等到自己羽毛一豐，手下小幫手一多，就毅然取而代之。這類人大抵是大花臉扮的。和前一類人恰恰對立，所以往往至於血戰起來。還有一種，心並不紅，胃口也相當大，然而能力却僅足以興風作浪，地位常不過是幫忙的幫忙，「盡忠」既有點不值得，造反亦力有未逮，一聲不響罷，更覺氣悶，只好仗勢欺人了。這種人物大抵是小丑所飾。

介乎小丑和大花臉之間，而有生的儀表的，這就是二丑。他們會作惡，但因爲是智識份子，決不像小丑的輕舉妄動，專着眼於小地方；會奉承主人至於屈膝叩頭，噴糞，但不大會碰到馬脚，也不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們的野心可以吞天地，吞山河，但決不肯專憑蠻力，硬碰

硬。

有了這幾種工夫，到得主人需要他的時候，他們當然大有文章好做了。

例如罷，現在假使主人殺死人了，他們就會搖搖擺擺的走上台，爲主人辯護：或說死者是「自行失足落水」而死的；或說是自殺而死的；或先加死者幾條駭人聽聞的大罪名，指出這個人是死有餘辜的，然後再說主人殺死他，實在還嫌慢，還嫌溫和；或說死者本來是非常好的，而近來却反動得厲害，爲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加以制裁；或拿失街亭，揮淚斬馬謖和「毒蛇螫手，壯士斷腕」之類的故事來證明殺得對，殺得痛快！

這是正面的掩飾法。側面的則還有捏造會受過死者的騙，因而表示懺悔，使別人覺得他死得應該等等玩意兒。

現在就有這樣的事。

總之丑是爲幫忙而生的。他該是飾演以幫忙爲專業的人物的最特出的角色。

但是，幫忙必得有忙可幫時，才成其爲幫忙；若是忙完了，可就成問題了。

對付這成問題的問題，在主張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老生們，那大抵是不理會的，或者竟連想也不會想到。這種態度，平心靜氣的說，原不可多得；然而也因此容易遭當道者的忌，以爲忙幫完了，還要這麼起勁，這一定是有野心，便以狡兔死，走狗烹式的禮物相報了。在大花臉，因爲他們大多有潛勢力，却是不以爲意的多。在小丑，則雖然知道這一點，自己也無力反抗，但要離開主人，却又覺依依不捨只好把尾巴多搖幾搖了。不過因爲手法不高明，結局也還是有不討好的。

至於二丑呢，可乖得多了，往往不等主人覺得討厭，就自告奮勇的跑上來，幫同策劃剪除那

些主人已認爲無用的人物。但這種無用的人物是有限的，到得一完，也就沒有什麼好幫了。爲補救計，接着便是以新奇的玩意兒來轉移主人的注意。如爲權門清客的引誘花花公子搶劫民女，或者嫖妓之類。這一着，簡直是二丑的看家本領，是十拿九穩的。如用俗語說，那就是幫閒。

幫閒本來不一定是二丑的專利品，老生小生小丑是也有會的，可是論起手法來，誰也沒有二丑高明。

自然，高明的手法——無論是爲的幫忙，或爲的幫閒，竟然是行不通而遭痛斥的時候，難免會有，但他們是有辦法的，這便是投到主人的仇敵的懷抱里去：或獻以地圖，或獻以文件，或獻以美人畫，如毛延壽的降番，或獻以……

總之，只要有所得，手段是可以不問的。

若照歷史發展的趨勢講，不論大至國家，小到權門，凡多事的時候，二丑們對於蒙養他們的，總以幫忙爲主，以幫閒爲輔。在承平時候則反是。

現在，烟火氣不是到處瀰漫着麼？二丑們的主要業績，自然是幫忙了。

這在這回「整軍」事件，一班二丑們一面捧着大帽子，一面偷偷地用水龍沖洗血污的畫面里，是可以看出來的。

關於這，我不想多說，只願想牛頭不對馬嘴似的續這麼幾句——
真正要算得人的，生且淨丑里決找不到，是在這以外。

三十年五月作

略論「慣了」

宋揚

非人生活是誰都過不慣的，但日子一長，也就漸漸的慣了。這，其病在「麻木。」

但「麻木」不是天賦的病象，而是人爲的長期壓制下的結果。無權小民，對於一切「橫逆之來」，總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容忍，低聲下氣的適應，最後，就漸漸地麻木起來，覺着「慣了。」這現象特別是在我們中國。昨天碰到一個住在南市的友人，我問他有何感觸？他的回答就是「慣了，也不覺得什麼！」當時我的確有些驚異，但過後一想，這正是幾千年被黑暗統治下來的人們意識形態的表現，在今天，就成爲積重難返的民族劣根性。

這一劣根性的存在，正好替「別人」打下了統治的基石，而自己卻註定了永遠是個做「順民」的胚子。先哲的「必須喚起民衆」的箴言，在抗建現階段，更成爲不可磨滅的鐵

則，而把人們從「慣了」的非人生活下搶救出來，不能不說是「當務之急」。

奇怪的是：以先哲言行相標榜的人們，竟忽視了這句話的重要性，於是在每次失地之餘，總陪嫁了大批「順民」，以供「別人」魚肉。而「順民」在「慣了」的生活方式下也終於苟活下來了。這給「和平」宣傳家平添了「民意向歸」的極好資料，「秩序」維持者以建設「新秩序」的更大信心；而關懷祖國安危的人們却惶急起來了，「正所謂危」，於是不得不向當局大聲疾呼「動員民衆」「動員民衆！」

這反映在政治上的是：「實行民主」。

可是「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式的作風，似乎還根植在一部份「高高在上」者的心頭，他們怕聽這個，更怕做這個，這使我記起要不得的兩句陳腐「格言」來，所謂「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到現在竟還成爲一般頑固分子的「金科玉律」，真是——幾千年如一日。

在最近的報上，我們却看到許多洋洋洒洒呼籲團結的函電，而且具名的又是「民衆團體」，其爲「民意」，當屬毫無疑問，就是執政當局也已表示樂於採納的樣子，這話是「民主」的初步勝利了吧？但假使你稍稍注意一下橫在眼前的事實，那你就會明白到這是一套怎樣聰明而又毒辣的把戲呀！有人極力企圖製造內戰，同時却要使老百姓相信，「我不是禍首」。好在過慣了非人生活的老百姓已經「求生之不遑」，自然再沒有工夫也沒有權利向他們提什麼「抗議」了。

所以有人提醒我：「慣了」生活方式的維持不僅利「人」，也用以利「己」呀！想永世的保有一己的地位，就少不了這樣一副馴服的「班底」。

我開始感到寒心了，在「慣了」的非人生活下，人們是會分不出奴役者是誰的，做「自

己人」的奴隸和做「人家人」的奴隸，至多也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別。記得魯迅在抗戰前夜曾經說過：「別讓人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以爲做自己的奴隸總比做人家人的奴隸好」。（大意）這話是多麼一針見血的言論呀！而今之二丑，却反其道而行，豈其欲使小民死心於「慣了」的非人生活下而萬劫不復耶？要老百姓負荷着奴隸的枷鎖去跟「人家人」拚命，猶「緣木求魚」，其欲收戰果，也就難矣哉了。

爲着還想自躋於人類，爲着使祖國的版籍不被擯於地球之外，我們必須在「慣了」的非人生活下使他們重新感到「不慣」，這一工作的進行將是大有利於民族國家的。

一副馴服的「班底」，和一羣英勇的戰士，不同樣是「人」做的嗎？我們就聽見過一個平凡的農民怎樣變成一個游擊隊長的故事，而這一故事在今後的抗建過程中將大量地展開着。這是「奇蹟」嗎？不是的，這祇是「不慣」於非人生活下的必然結果，抗建偉業之能否完成就建築在這上面。

然而——一切得自「民主」始。

攔住烏龜

鉄夫

米價一限再限，終于衝出一百元關外，接着什麼評價委員會，限價委員會，市場管理委員會，以及說不出名堂來的什麼他媽的委員會，跟着槍烟都退隱了，好像他們都是些伴媽價相似的，他們的任務，原就是把米價陪出一百元關，任務既經完成，當然心安望得，可以回娘家交代，睡大頭覺去。以後關於米的事情，據說由工部局直接處理。我們原以為，這樣倒也好，由當局直接處理，可以儘量發揮一下政治效能，省得牽絲攀藤。誰知這一喜歡依舊落了空，直接處理跟那些花花綠綠的委員會所做到的，幾乎沒有什麼兩樣：我們每天可以從報上得到報告，說又有多少米進口，米的進口，米的存量更加充足起來，以及價錢還在高上去等等。限價也會有過，但也跟從前一式一樣。我們很可以說：米價是烏龜，限價是兔子；烏

龜慢慢的爬，兔子在睡覺，等烏龜爬到相當遠的地方，兔子醒來，只消一跳，就跟烏龜到了一塊。倒彀的是，龜兔競走的故事中，說兔子一次趕不上就承認失敗，並沒有要三拳兩勝或無數拳無數勝。而我們這裏所提到的烏龜和兔子，則一個是具有七縱七擒的耐性，一個是死不服輸，兩位竈大碰到一齊，還有什麼說的？只好繼續比賽下去了。於是米價慢慢爬，限價緊緊跟。只可惜我們哀哀小民，居此慢慢龜步之下，沉沉兔夢之中，一天天癩下去，瘦下去了。

希望烏龜自動不爬，或希望兔子拉住烏龜，都已是笨希望。因為烏龜生性是要爬的，正好比兔子生性是要睡覺的一樣。

只有攔住烏龜是一法。

據寧波來客談，淪陷前寧波的米價是一百

八十塊一石，淪陷之頃忽然落到四十塊一石，但仍沒有受主。結果那些米的命運，是跟華北郵政儲金的命運一樣（見四月廿三日中美日報），被動用了。

可見烏龜是可以攔住的，不過這一攔住的辦法，不是我們所理想的罷了。我們的理想，是由政府也就是所請當局來攔住它。不過甯波在沒有淪陷以前，不見得沒有政府和當局吧？爲什麼沒有攔住呢？難道餓殍載道還不够做理由？

這引起我一種想頭，以爲天下烏鴉真是一般黑的，不管是中國烏鴉，還是外國烏鴉。前些時，上海一位聞人，因爲米不是曾經登過啓事，然後到西南去考察嗎？啓事中說，關於米風潮，外間對他頗有流言，因而（似乎）有點灰心了，所以才一走了之。流言如果是假的，就應該有人安慰安慰他；如果是假的，就應該有別的地方。現在，不論中國烏鴉，外國烏鴉，都不聞對於那位聞人，有何言說，可見一般

黑的話是不錯的了。

靠着他們，大概是攔不住烏龜的了。

然而烏龜又是非攔住不可的。

法子全在人想。

（上接第十一頁）

爲着抗戰，我們家鄉的人民已經忍受了一切，在平時爲了些微的食糧恐慌，常常會引起餓民的騷動，但是這戰爭的四年中，每個人民都默默的饑餓默默的倒斃，也默默的看着他們作威作福，而不吐一句怨聲，然而我們的忍受得到了這樣的報償麼？委棄在這些先生們的手里，幾乎會使人失去最初的希望，但是到底這一次的淪陷是新生的火化，還是最後的燼熄；這決定的權力畢竟還操在我們自己的手里！

哀悼謝晉元團長

宣心照

在孤島上，成千成萬的青年男女們，爲八百孤軍的謝晉元團長的死而哀悼着。

我也是哀悼謝團長的一個。

有人用真心誠意的熱淚來哀悼謝團長，有人用出特刊來哀悼謝團長，然而也有人把他生前爲「新四軍事件」而給重慶的周恩來和葉劍英二先生的「潰墨」，製成銜版，刊諸報端，作爲哀悼的表示的。

用真心誠意的熱淚來哀悼謝團長的，一定是想到四年多前他率領着健兒們困守四行，對敵不屈伏的那種令人永不忘懷的偉大的鬥爭精神所感動的嗎？我也想到那時節的情景，不覺得熱淚奪眶而出了。

那時候，割裂全上海人們心頭的，是一種失去祖國的撫愛的哀痛！上海四郊的火燄，熊熊地燒紅整個天空，望着那些火燄，才始感到自己是個失掉土地的人民了。

然而，八百孤軍却在新埭坡橋的北塊四行倉庫吐出抵抗強暴者的子彈，這使全上海的人們興奮了，大家的頭兒一齊轉向四行倉庫，大家的目光一齊向四行倉庫望去，雖然看不見里面的一個兵士。

我那時住在傍近新埭坡橋的處冷腳路，記得有一天深夜爲機關槍和一種什麼砲的震動屋瓦的轟擊驚醒了過來，我是怎也睡不着了。子彈呼呼地在屋面上飛掠過，我的內心羞愧着。我增恨我

自己，人家在用生命守衛自由，而我却躺在這守衛自由的戰士們的搏鬥中。現在，驚醒了轉來，却支撐起身體來靜聽屋面上飛掠過的子彈呼嘯聲！我是個多可恥而又怯弱的人啊！

我愈聽着飛掠過屋面上的子彈呼嘯聲，我的內心愈更絞緊着。一想起伏在四行倉庫中那些孤軍們奮戰的緊張情形來，我感動得哭了出來。

全上海已沒有一面國旗了，我是每天不知要有幾次地擠進擁在橋南邊的人羣中，去看一看插在四行倉庫頂上那面飄揚着的國旗，直到孤軍撤退的一天。……

聽到謝團長的死，使我回憶起那一幕四年多前的情景，使我感動，使我流淚。而使我對謝團長的死表示不勝其悲的哀悼！

如果全上海的青年男女們所流的是這樣的淚，那末這樣的淚是值得珍貴的。不過我們流過這樣珍貴的淚後，我們對死去的謝團長並不如一般人似地，當作一個偶像來把他盲目地崇拜着，人是有他發光的一面，也有其陰暗的一面的。單誇張其發光的一面，而抹却其陰暗的一面，這是拉着死屍做巴戲，這是對死者的一種侮辱！真正哀悼死者的，我們必須要看到他發光的一面，也要認清其陰暗的一面。要是哀悼一位英雄偉人，目的是在於教訓羣衆，那末我們就要學取他的發光的一面，而他的陰暗的一面，應該拿來作爲我們今後行動的一種儆戒！

中美日報短評中說：「謝團長不死於沙場，不死於四行，不死於日人砲火之下，而竟死於四年來同甘苦共患難的部下！……」這是人人所欲感歎的吧？然而這正是謝團長爲人陰暗的一面。

中國的軍隊，（其實也不僅是中國的軍隊），官長就是「家長」，部下即是他的「兒女」，所以「我的部下竟有這種行爲」，真是使我們的官長「痛心」的了。中國是封建臭味未全脫盡的國家，因此「官是」的威嚴有時實在使爲兒女的受不住，「逆倫案」在家庭中出現，現在「平日

大華文學叢書

白曙主編

遺他背在圈爐銀拔斗濟積
 們上晨長炭粟心室羽風
 了了曦曦集集草漫雜
 十個珠中外中字架

中短篇短中
 篇篇篇篇篇
 小小小小小
 說說說說說
 文藝短論
 雜文文文文文
 雜文文文文文

林蕭武田鍾辛白文柯唐周
 岱瑛芳青陽勞曙道靈我
 齋

大華圖書公司

發行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都是深聆謝氏教訓，共經生死關頭的四個部下，「竟忍心下此毒手」的刺死「官長」的慘劇又在軍隊中發生了。說是四個部下為奸人所收買，然而把軍隊中的「家長制度」的傳統精神抽掉，「官長」和「部下」真能打成一片，即使沒有「精神總動員」，奸人的收買又何從收買起呢？不勸員民衆而欲肅奸，奸是一輩子也肅不清的，如果謝團長的死，真是奸人收買他的部下的話，那末英雄事業的建成，不能離開民衆，倒又是一個最好的說明了。

由謝團長的這一陰暗面，使我們可以看到更大的一面陰暗，如果出特刊一味歌頌，這是一種遮眼法，一種巴戲；至於刊出「遺墨」，那顯然是露出一付令人憎恨的潑潑面目來了！

我在「歌頌」和「遺墨」中，也在青年們可珍貴的天真的熱淚中，送出我的一片哀悼謝團長的聲音！

五月日七

論「自由」

江峯

舊時八股，例以反正虛實淺深扇扇立格，合這個「格」，那就不管內容如何，總之是不錯的了。流風所被，馴至隨便論一件什麼事，掄起筆桿來，劈頭總得「且夫」「今夫」來上那麼一套，彷彿不這樣就不成其為文章似的。意象為辭章拘囿時，就寧可「以辭害意」，犧牲一己的實感，勉強湊合既成的格式，落個平穩圖通了事。古人作文，往往如是。

如今科舉廢了，而八股式的觀點却「自古已然，於今為烈」。新派人左一聲民主右一聲自由，而他們之所謂民主，所謂自由，也真是預先生有一個範圍劃好在裏面的。譬如吃飯吧，他們吃慣的是百元一桌的魚翅席，約好午時，總得挨過一兩個時辰才到；到了之後又不肯馬上就吃，先得喝幾口茶，嗑幾粒瓜子，然後才冷盆，熱炒，大菜……一道道來，舒舒齊齊

的吃。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叫做吃飯。而像蘇聯革命初期那樣，饑民排成一條線，從早候到晚，挨次領到些酸溜溜的黑麵包，就顯然非民主，也就是不自由了。至於資本主義世界裏究有多少人能享受自由，社會主義國家裏犧牲一些個人的小自由是否在成全着一個更大更全體的自由，他們却不暇聞問。因為一聞問，那就「以意害辭」，大不符合他們八股觀念中的所謂自由了。

蘇聯後來政治上上了軌道，饑民一天天下去，但是冷嘲熱罵，自然是變本加厲。蘇聯婦女的衣服不及好萊塢女明星時髦，不好；史太林不像羅斯福似的時常去釣魚，也不好；結婚離婚太自由了，和國粹的多妻主義家長制傳統有抵觸，尤其不好。總之處處要蘇聯弄成像自己一樣，軍閥有混戰的自由，財閥有把銀錢存

進外國銀行去的自由，學問有撰著什麼主義體系之類的自由……就好像一輩子也弄不好起來似的。

而最大的罪狀，還有是蘇聯執政者的「屠殺異己」。若不是健忘的人，總該還記得四五年前蘇聯一連發生過好幾次反革命案件吧？好些身居要津的「政府要員」，因有通敵嫌疑，一個個受到軍事法庭的鞠審，結果是徒刑或鎗斃，因犯罪程度之不同而律以程度不同的刑罰。但在中國的「要員」們看來，不管徒刑或鎗斃，總之都太重了。照他們的經驗，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造成政治上許多大的小的波瀾，得勢的固值得歌頌，失風的也無足畏懼，只要通電下野，到外國走一跑就行，將來換了個局面，仍不乏東山再起的機會。現在事實不如他們所料想；抓來就審，審了就處以輕重不等的刑罰，在審判的過程究竟還准許記者旁聽，被告中竟還有受不住良心責備而自動招認或悔過的，這是蘇聯式的自由，嵌不進

大人先生們的聖賢八股，所以硃筆批下來是：不行。

記得那時看到過這樣一張漫畫史太林滿臉殺氣，用一把血淋淋的刺刀對準着牆上自己的影子。其意若曰：再「殺」下去，恐怕連自己的影子都要懷疑了。十個二十個（革命叛徒）的殺不好；至於千千萬萬（革命青年甚至被壓迫的民衆）的殺，則又不然。青年作家寫寫文章，被活埋了；青年學生晉京去請願，自行失足落水了；路上帶幾本紅面子的書，書被沒收，人也被殺了。然而這樣的殺，據說是必要的。那些被殺的人，不是着意「反動」，就是受了第三國際的指使，故意和政府作對，也就是破壞了大人們先生們陞官發財的「自由」，所以弄到後來，國內到處也還是殺，殺……打倒別人的真自由，成全自己的僞自由；「自由」的精神就在此。

不料事過境遷，八股又有了新的開展。不久學生月刊上轉載過一篇香港國民日報論言論

自由的文章；據那文章說，蘇聯和英國是兩大民主國，他們都主張言論自由，但爲保衛這自由起見，對危害自由的人有時不免使以一些不自由的措置。這樣看來，四五年前蘇聯執政者的措置原是無可非議的了。然則那時候爲什麼又用文字和漫畫拚命加以諷刺呢？一時罵，一時奉承，豈不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然而，且慢。大人先生們是最聰明不過的。那時罵蘇聯，有他們罵的必要；這時奉承蘇聯，又有他們奉承的好處，敬你一枝香煙，你就提防他們接上來給你一下巴掌。退一步，他們接着就將進一步。此之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無論取也吧，與也吧，着眼的到底還是他們鼻尖附近的利益。

恭維蘇聯幾句，這是敬烟；接着巴掌來了——「英國一向是自由國地，但最近也禁了兩家C P刊物，因爲連續發表影響英人作戰心理的數章之故」（原書不在手頭，文句容或者有些出入）。作者接着自問自答的解釋道：「爲

什麼蘇聯和英國却要限制自由呢？那當然因爲他們都爲民族利益打算之故。」剛退一步，馬上第二步就衝到你鼻子上來，給你一下冷不防的悶拳，在這昏昏沉沉的當口，英國胡里胡塗成了「爲民族利益而戰」的國家，英國的先進政黨，胡裏胡塗成了祭旗的犧牲，讀者也爲胡里胡塗被引上了ABC（美英中）主義的絕路。

過去喊自由，爲的是利用自由：現在喊革命，結果也無非是踐踏革命。自由也吧，革命也吧，能自己多斂些錢就是好的，否則一律應在被「限制」之列。君不見「自由」「自由」的字眼充斥在文章裏嗎？「其實，中國是極自由的」，作者已經給我們一筆論定，你若「再開中國沒有自由」即就居心叵測，又是受了「指使」，領了盧布的了，對付這般不識時務的傢伙怎麼辦呢？還是過去的老法子：封閉書店，檢查信件，逮捕，監禁，殺頭……

（下接第廿八頁）

哈台——狗的難題

儲麗華

雖然只是那樣小，那樣輕的哈巴狗，老張却給牠一個令人想起一條大胖狗的名字——哈台——嘖嘖！

哈台，那樣小，那樣輕，誰都可以把牠一把提起，抱在手里——哈台，嘖嘖——撫弄，牠是由一個姓范的，爲了聯絡感情之故吧，送給了我的朋友老張。

有一天舊主人范來了，哈台跳進他的懷中，表示牠的喜悅。那時老張呼着「哈台——嘖嘖——」連睬也不睬。——牠居然也有選擇，雖然只是那樣小，那樣輕的哈巴狗。

是的，狗也懂得比較和選擇，姓范的舊主人還不惜爲牠向全屋的人解釋狗的特性，等等。

「假如我和老張打架，牠會幫我。老張和太太打起來呢，牠會幫助老張。……」

「要是我和他，」一個裝金牙齒的女人指着他的丈夫好奇地問，「打起架來那時怎末樣呢？」

「不知道，」狗的代言者說，「可是他總有他的歡喜——不歡喜。」

裝金牙齒的女人假裝打她的丈夫；哈台，大半不怎樣喜歡那女人吧，向她怒視着而且咕呀咕起來了。

大家都稱道狗的尖利。真的，我也要這樣說，連狗也有牠的認識，即使連那樣小，那樣輕的哈台。

這就令人自然會想到兩足的哈台們的悲劇來了。

人類的哈台們應該強得多吧，因爲有着他們的會打官話的嘴和會作小言，座談的筆，可是一聽到什麼聲音的時候第一是把頭轉過來。

比如說吧，在一個「自由」的地方青年們感到苦悶——或者痛快地失蹤了，愛國者被監視，「集中」或嚇跑了；破舊的皮鞋要賣兩百塊錢一雙；人造的米荒驅逐許多人不能不出搶米的「下策」……這些水一樣明白的事在那些作爲「民衆喉舌」的當地或異地的論客們處理起來，就比四足的哈台不知難上多少倍：誰抬了物價，誰殺害了青年，什麼東西可使誰發了國難財。

用一句成語——民不聊生？說穿了小丁怕打破飯碗，道破了阿Q怕給送進集中營，觸怒了老K怕全家被扣，於是不得不昧心地說出那樣的昏話來：「或有共黨份子從中作祟」，「蘇聯出賣中國」「青年自行悔悟」云云，附云。

看着那種謊語，乃知兩足是的哈台們的苦衷，他們只能有「一個」——老實些說，就是沒有——選擇，那是不論誰造成什麼事，都是「共黨」「蘇聯」「青年」的不是。

兩足的哈台們眼看着誰搬走了傢伙，誰踏着他的尾巴和握住他的頭頸，可是所准許的只是能對準「一個」對象，作同樣的「一個」咕咕。

「一個」是「一個」了，可叫有理性的人們哭出來：那簡直不如——嘖嘖——狗，還有牠自己的認識和意見，即使是那樣小，那樣輕的一條哈巴狗——哈台啊。

（上接第廿六頁）

何況更有蘇聯的前例可援，你們都說蘇聯是革命國家，她有時也要殺人，我們豈不更可以「革命」些「自由」些嗎？

至於蘇聯、英國和中國，在本質上有何不同，英國目前到底爲何而戰，中國政府到底給了人民一些什麼自由……這一切我們都用不着管，八股反正就是那麼回事，只要橫一句自由，豎一句自由，起承轉合一路把文章「自由」下去就行。嗚呼，此之謂「自由」！

徒手的悼念

楊剛

自一九四四年零六月二十五日以來，我就關心了一些人的命運，其中最明顯，而且時時刻刻緊轉在我心上的一位便是羅曼羅蘭。這位深心的老人，他心上該是怎樣的在滴血，他在什麼地方，他將選擇一塊怎樣的土地來安插他自己，而且，他會怎樣的明白他的筆，封贈他的筆尖呢？我想着，我不會爲這些問題尋求答覆。

想到法國是不能把她和她的大革命分離的，不能把她和創立民主共和的新傳統的人類大業分離。爲人類的精神生命，她曾經開闢了嶄新的原野，她有幾個北極星一樣的名字，盧梭，服爾泰，孟德斯鳩，他們永遠是暗夜的光燄，寒窖的篝火。她有過二月革命的流血，有過三月十八的巨吼，她的人民在其生產新社會的忘我的興奮中，幾乎忘記了敵人正在他們門邊舉行狂歡的食人祭。

有着這樣的人民這樣偉力的雄大民族如今到那裏去了？她自己創造的傳統，她自己親口叫出的人權，如今都被她拋去什麼地窖裏去了？五十天的戰爭像一場黑色的風暴，一百六十萬大軍被捲去了，幾千萬人民的自由和自尊心被捲去了，一個雄偉的創造的民族被捲去了，剩下的只是些黃萎的屍身。那些鮮紅明輝的傳統，曾經像燭天的火炬照亮了十九世紀陰惡黑暗的長空，如今不是縮手在三色旗影下面，對人類做着悲劇的嘲笑？

於此我想到了古羅馬帝國的敗亡，於此，我又想到了古希臘的奴隸命運。當人們循着歷史的遺徑走向古羅馬的人民之宮 Capitol，走向古雅典的露天半圓劇場，豈不能在遺草叢中聽出昔日

自由人民的辯論，堅執，對於暴君的羈勒，對於貪慾無恥的裁判？豈不能在那裏發現一巨團輝耀宏大的生命，牠的每一粒細胞都煥舞着海水一樣的自信與活力？

然而，羅馬帝國倒下去了！像一隻爛靴一樣的倒下去了，古希臘也接受了她的奴隸地位，當她們震撼傾倒的時候，她們的人民是睜着驚惶的眼睛，垂着麻木的手腳，他們不能發出一點聲音，因為他們的喉頭久已被累代相傳的國主與王侯公卿用無聲的砂袋填滿，而他們的手腳則是在鎖鏈之中。

前些時在對他們的皇家空軍致送慰勞的時候，英國戰時首省邱吉爾說了這樣的話，他說在歷史上沒會有過前例，這樣多數的人仰賴這樣少數的人到如此迫切的進步。一個戰爭，一場民族生死之鬥爭是不是能够僅僅靠了這些少數人，他是沒有講的。而且戰爭還在進行中間，雖有經濟上極占優勢的美國在她後面，誰也不能說這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即將居於勝利者的地位，重為世界的掌秤人。大英帝國誠然是一個世界，她有着全地球上任何國家都比不上的那麼多數的人。但是這個超世界的多數，這無聲的大羣是怎樣在經歷這場戰爭呢？那些在物質上居於下人類地位的大羣，精神上是否立在人類的水平線上？他們能不能發現他們自己就是戰爭命運的操持者，有完好的自信心來決定這一次大戰的果實？如果說英國，不列顛民族的生之前途僅僅仰賴於皇家空軍乃至於不列顛無敵的艦隊，則邱吉爾首相所呼求的勞力，眼淚和血汗將何自而來？而且西班牙的 Armada 也不會保存一個一等的海上王國呵。世界的變化正在一天一天的更大更深，戰爭揭發了許多變形狀態，許多失了生命的空虛存在，牠的愈益火烈的洪流將把一切半死亡的，空虛變態的事物沖成粉沫，漂入海底。停滯了的遺失了自己的淺床湖沼，若不是枯焦而死亡，便要流到生命在洋溢着的大河裏面去的。一個民族若只能記得住他們的少數人，牠的生命就不能不發軟了。

民族原是一個大生物，一個巨大的人。牠不是一團人的聚合，也不是一些物質與精神事物的叢積，牠自身就是一條性命，一個有感覺的個性，一個有牠的需求的巨人。牠的每一細胞，每一構成牠的小個人都要活活的自覺的與他的生命結在一起，細胞的麻痺無知，就是巨人自身的半身不遂以及慢性或急性的死亡。

海，是一個極有魅力的名詞，許多人怕她，許多人愛她，也許還有人厭惡她的。但是無論她由人間，由宇宙承受着什麼樣的感情，世界上却沒有任何巨物能够毀滅了海，正爲海永是盪盪不息的生命，每一粒海水的物質原子都時時刻刻的活在那浩盪的巨流中，時刻都是海自身的生命力。

把人民從民族國家的自覺的生命分離出去，把民主埋葬起來了的國家，雖然曾經創造過朝日輝紅的傳統，像古希臘羅馬和今日的法蘭西那樣的也仍然不能免於在歷史的巨流前倒下去，致使攀持人類火炬的羅曼羅蘭都無法在那裏立足，則該死亡的總應該讓牠趕緊死亡，不必有什麼悼念了。

整飭軍紀

皖南涇縣繁昌等處原爲新四軍防地，自從當局整飭軍紀，把新四軍逐去，現在已由日軍接防，難道當局是替日本人整飭軍紀的麼？（小天問錄——XYZ）

卡尼基與中國卡尼基

影 堂

青年是要修養的。青年的應該受些進德修業，立身處世的教育，也決沒有可以懷疑的地方。

於是乎風行一時的處世教育法一類的東西出籠，上市，而且打破了銷路的紀錄，大有滿街叫賣滿天響之概，少算算吧，大抵也有數十萬冊光景。

於是乎書籍製浩家們或修養專家們，在眼紅心黑之餘，連編帶抄，或美其名曰改譯摘述，鉤心鬥角，殫精竭慮，造了大批的新貨色：什麼修養啦，什麼訓練啦，立身處世啦，成功祕訣啦，致富財捷徑啦……頓時蜂擁而出，少算算，就有數十種，真正是「花色繁多，應有盡有」。

書籍而稱「製造」，修養竟成「專家」，自然不免令人想到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縮影：

大量生產和分工合作。其實，數十萬冊的生產，或許還算不得大量，而修養書之出於修養專家，本來也無可非議。但是，問題來了：如果造書者們自己，既非博識家，又非專門家，而偏要以青年指導者自居，那怎麼行呢？

即使真箇是專門家吧，真箇是博識家吧，結果也不見得妙，這原因，魯迅先生曾經很澈底地以警句式的文字表出了其中的消息：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

這些既非博識家，又非專門家的人，到處都是，而且到處受歡迎。而歡迎總是有道理的：據說資本主義的存在，不是爲了人類，而是爲了惡魔；同樣的，這些「文化」的貨品也爲惡魔所歡迎。戰區向它招手，淪陷區也夾道相迎，年輕的上它的當，年老的也對它笑嬉嬉，真箇是皆大歡喜，一團和氣。

這些既非博識家，又非專門家的人物，究竟是什麼家呢？無以名之，就名之曰卡尼基派吧。卡尼基（Dale Carnegie）是美國產，以辦理社交學院而成名致富，似乎編過大批的修養書籍。是社交博士，也是造書專家。大約可以跟 O. S. Marden（馬爾騰氏，亦美國編修養書的專家）後先映輝，而作為中國社交博士的黃警頑氏是不足以跟他並駕齊驅的。這也許正是中國人之幸。因為中國人（除惡魔外）並不需要卡尼基之流。

「中國卡尼基」這名字，還是不存在的好。然而說不定這只是筆者的奢望。有中國現社會的存在，就會有卡尼基的存在。卡尼基並非是生於空中的怪物，他老是附麗於舊社會的黑暗勢力而風行一時。他永遠笑嘻嘻地站在黑暗

的一角，對青年說：別煩悶，別悲觀，別消極！我自自祕方在，可以療救你：第一要立志，第二要奮鬥，……於是青年接受了他的「指導」，衝出去，一衝就衝上了個人主義的拜金主義的壇。卡尼基的門徒回頭一看，的確，煩悶，悲觀，消極，都不再追隨左右了。如今是：功成了，名有了，財發了，福也享了——自己已經升坐在寶座上，不過，大眾則已經化為他腳下的泥塊了。

這就是卡尼基式的專家的教育與修養。「專」在哪一門呢？專就專在壓迫和剝削上面。它的為惡魔所歡迎，也就在於這個祕訣。

然而那不願做惡魔的人，又為了什麼而歡迎它的呢？這，我就百思而不解了，謹向讀那些書的青年們討教。

「沉默」和「空喊」

李 昂

「沉默」是中國人的處世哲學，孔子入后稷廟，就看見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沉默」也是中國人的戰鬥工具，所謂「沉默是最高的侮蔑」，有人就歡喜用這句話來壓倒自己的論敵。

有此妙用，宜乎——「沉默」之風，于今爲烈了。

但「沉默」之極，總不免奄奄無生氣，何況「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有失聖賢之道。因之，衝破「沉默」，在目前實屬必需。

爲着慎言而三緘其口，這是「因噎廢食」的辦法，說「沉默是最高的侮蔑」，也得看面上有沒有「不值一噓」的神情來決定。假使是「敢怒而不敢言」，那已經是要不得的了；可是細察目前「沉默」的內容，却又等而下之，

不是我有意挖苦，在書本裏可以找到恰當的形容，那是——「噤若寒蟬」。然而却又不肯就此「示弱」，於是振振有辭的說：「沉默是最高的侮蔑」，以爲解嘲的武器。從表面上看，儼然是個戰士的姿態，但祇要你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這不過是阿Q精神在作祟而已。

「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其實啞子也有他的面部表情）我們不是啞子，而這個時代也不是讓我們「沉默」的時代，雖則環境不容許我們暢所欲言，但「迂迴曲折」或「旁敲側擊」式的文章，還不至概在禁止之列。割了舌頭的顏杲卿尙罵不絕口，相形之下，不是顯得太乏了嗎？

對一切「橫逆」之來，用「沉默」來應付，那是策之下者，因爲對方會疑心你是胆怯，是默認，是懦弱可欺，而進逼也就更甚。以之

「苟活」，也許還能拖延一時，說是「明哲保身」，總會覺得面上熱辣難受的吧。

魯迅告訴我們：「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這不是够明白了嗎？我們更何求于「沉默」。

但在不甘沉默的一羣裏，有一個傾向是應說不客氣地指出來的，那是——「空喊」。

要注意的是「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決不等于「空喊」，它包有強烈的愛憎，敢于正視血腥的現實，它告訴人們一個戰士在怎樣的環境下生長，它也會指出「有悖于中國人爲人道德」的敗類的社會根源是什麼？

言論的力量

言論思想如果真有力量，爲什麼那些被言論思想所糾紛的人永遠不會覺悟悔改？言論思想如果是沒有力量的，爲什麼他們又用盡一切的手段方法來壓迫它的自由？（小天問

錄——XYZ）

在抗建的最高原則下，它不放鬆狹友的分野，也不模糊忠奸的鑑別，使人們通過它而得到新的認識和警覺，從而加強抗建的力量，而「空喊」則祇是教條和口號的堆積，空洞，膚淺，驚醒狄人而無補（有時甚至有害）自己，所以，雖然喊得聲嘶力竭，其效果却幾與「沉默」同，但現在上海「能發聲的發聲」的人們，在「空喊」裏兜圈子，「暴虎馮河」，往往會招致不必要的損失，這是我所不能已于言者。

一個真正的戰士，他將在「沉默」和「空喊」的罅隙裏找出自己所應走的路。

一九四一，三，二〇。

吠非其主

之雄

狗子是沒有理性的，誰豢養牠，牠就忠于誰，即使豢養牠的人是秦檜是張俊，牠也唯命是從。因之，養狗的要排除異己時，儘可不親自出馬而收幕後唆使之效。而狗子呢？爲着「骨頭」有着落，也樂于死心塌地的討好「主子」，牠時候慣了「主子」的眼風，知道在怎樣的人物面前應該「搖尾獻媚」，在怎樣的場合下可以「猖獗狂吠」，有時也會失了風而受到「主子」的呵斥，但唯一的辦法也祇能是夾緊了尾巴「自怨自艾」而已。就狗論狗，是毋庸苛求的。

人是有理性的，當然不能和狗子等量齊觀，但狗子那樣的「忠」法却有時還要用在某些

事物上，真使人不能無言。其實「忠」並不是壞事，蔣委員長在國民精神總動員裏就說道：「對國家盡其至忠」，在邦國多難的時候，是需要「地無分南北，民無分老幼」來盡忠的。可是我們看到的事實卻並不這樣：有些人還執拗于小集團的私利，有些人祇知道「有奶便是娘」式的盲從，于是今天一個通電，明天一份宣言，假借「民意」，製造「輿論」，滿以爲一手可以掩盡阿斗們耳目，而人狗之分，也就難了。

國策曰：「貂勃曰：跽之狗吠堯，非貴跽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在目前的某些言論，實不妨採取同一看法。

土 地

波蘭·望達·瓦錫萊芙斯卡作
沃 潔 譯

我曾經坐了船，在波爾西和伏赫尼亞這兩條曲折的河上旅行。鳥兒在蘭林裏叫個不停。船兒聲息全無地滑過一條赤楊樹下的隧道，意外地出現在一片極其廣大的花兒怒放的山間。地竭目而望，盡是滿布了虹色花兒的長而甜香的山。

農人穿了樹皮的鞋子和杜織布的衣服，沿着河峯走着。他們用遲鈍而抑鬱的眼睛，望着我們。

「是誰的山地呀？」我問道；那回答總是：

「地主的。」

「教士的。」

「鄉紳的。」

沿着河岸，在沙岡突出到水中的地方，在蘆葦閃耀着微光的地方，立着農家瘦弱的母牛，在那赤裸的沙中徒然地找尋食物。他們用了牛類的順從性，更快地嚼着沼中之草的那些酸味而粗糙的莖。牠們餓着肚皮到牧場來，牠們餓着肚皮回去。一邊走一邊貪婪地扯着屋頂蓋得低低的牛棚上的山。農家的牛挨餓，死去。那些瘦弱的母牛生不出奶。但地主的山地在太陽下曬得暖暖的，發出蜂兒的營營之聲，射出千種的顏色。

在那些潮溼的低地上，是農人們的茅屋；茅屋背後，是他們一細條一細條的土地——純粹的沙地，或黑黑的，黏性的爛泥地。一塊塊的沙田，像亮跡一般突出在那稀疏的，可憐的裸麥中

間。在常常甚至撈不回還散在上面的種子的這種生產力已經竭盡的泥土上，山芋乾死，穀類瘦小。

「你有多少地呢？」我向農人們問道；那不變的回答是：

「一毛格（按一毛格等於一·三八畝）。」

「兩毛格。」

「一毛格半。」

五個，八個，十個人不得不靠這一兩毛格地過活。他們下了不屈的決心，用了警人的緊張，操勞着，在他們的地上種東西，但是沒有肥料，沒有適當的耕具，地上什麼都出產不出。

在這些田地的旁邊，金色的穀類在一塊廣大的土地上起伏着。

「誰是那些田的主人呢？」

「地主。」

「教士。」

「主人啦，此外還有誰呢？」是那些痛心的回答。

在那些低小的茅屋裏面，有着那必然有的泥地，不裝烟囪的俄國式爐子和悶氣的烟。農家茅屋的那些極小的，幽暗的窗子，望到外面那些地主宅邸的耀眼的白牆頭。

鄉村的孩子們跑來跑去拾枯樹枝——可憐的一束樹枝——來生爐子。農人不得不像賊一般，在晚上偷偷地在森林裏跑來跑去找尋修理他貧房的木料，把他自己和他的孩子們置於吃那森林看守的雙銃鎗的子彈，受侮辱，被痛打，或給法庭宣判偷竊罪的危險之中。

我望着那隱沒在天邊的藍雲中的無邊無際的森林。我望着松樹琥珀色的樹身，望着赤楊的暗

綠色。

「這是誰的呀？」

農人們聳聳肩膀。

「你以為是誰的呢？當然是主人的啦！」

魚兒在碧綠的湖中，在潺潺作聲的溪中跳來跳去。河岸下面，一條鯰魚在躺着做夢；一條梭子魚從睡蓮的葉下向它的活的食物跳去；德國鯉魚在湖水中作樂，肥的淡水鯉在溼泥中急扭。

農人們像餓鬼一般注視着那多魚的河流。

「那是誰的魚呀？」

「主人的，當然。」

農人滿頭大汗地耕種土地，但他的辛勞一無所得。什麼東西都不是他的；樣樣東西——地啦，河流啦，森林啦——全都是主人們，教士們，地主們的所有。

只有貧窮是他的，貧窮，飢餓，和打穿大胆反叛者的心的那警察的鎗彈。

現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農人已經得到了土地。是他們的了，那土地，那些河流，那些森林。設立在鄉村裏的機器和牽引機站上的牽引機，已經開始耕種田地。農人，僅僅昨天還是把自己像牛馬般縛到犁上去的那可憐的農人，已經得到了一匹馬。最近還是徒然地用了木犁爬地的他，已經得到了時式的耕種機器。子女從來沒有嘗過牛奶味道的乞丐，已經得到了一頭母牛。經過了許多年，不，經過了許多世紀，農人終於回到了他自己的地方了。他已經不再是一個被剝削的可憐傢伙；他已經不再是牛馬。他是主人。是他自己國家裏的他自己的土地的主人。

柳亞子先生開除黨籍

戈夫

國民黨的八中全會，已在戰都重慶圓滿閉會了。在實現全民主政治以前，國民黨是統率今日國民政府的黨，國策的決定，政令的推行，都出於黨，因此這個黨的全體執監會議，自然受全國的矚目。但是雲天遙阻，電聞簡略，這次全會有什麼對於國計民生的具體決議，我們所得到的消息並不多。從這些不多的消息中，我以爲有兩件事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件是該黨總裁蔣介石先生的訓話，第二件是該黨監察委員柳亞子先生被開除黨籍。

蔣先生的訓詞中，有一段話說得非常澈透：

「現在有人批評我們，譏笑我們，認本黨工作不緊張，太懈怠，甚至說，我們是腐敗了，衰老了，這種種批評，我們都要承認，都要接受，從今天起，我們就要澈底反

省，以期補過圖功，對於任何事業，都要拿出我們革命的精神來，克服一切困難，以求日新又新，能够不斷進步……」

自從停止過去內爭政策，號召全國團結，領導抗戰禦侮以來，國民黨顯然受到舉國一致的擁護，提高了不少的威望。也在這舉國一致的擁護聲中支持了快將四年的抗日戰爭，漸漸從相持階段，走向勝利反攻的道路。在四年的堅苦的搏鬥中，人民熬忍着一切應受的苦頭，付出一切應有的犧牲，始終愛護着領導抗戰的黨。但是黨的一切設施，事實並不能完全符合人民的願望和戰爭的要求，特別是政治上許多違反抗建綱領的不民主的措施，和貪官污吏的乘機橫行，頑固倒退份子的囂張跋扈，不能使水深火熱中的人民沒有不平的表示。這種表示既獲得最高領袖的關注，要黨員們承認接受，

從作一個徹底的反省，自然是我們人民所馨香祝禱的。

但是在同一天的報上，却宣布了同一大會的另一個消息：『中央組織部提請開除柳亞子黨籍以肅黨紀案，當經全體表決通過。』柳亞子先生是最早從事革命的國民黨的元老，孫中山先生的朋友，歷屆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抗戰而來，長期留守於上海險惡環境中，他的守護正義，威武不屈的精神是全上海以至全國人民所景仰不止的。但是據中央組織部的提案，說他『自離滬到港後，先後在刊物及公開演講場合，誣蔑中央，作種種違反國祿之言論，經中央同人直接間接婉請來渝，共濟時艱，均未能奏效，此次召集全會，亦復去電敦促，竟肆意詆毀……』我們不知道柳先生對中央作了怎樣的『肆意詆毀』，但是從他一切公開的言

論中，實絲毫見不到有什麼違反國福的地方，也說不到什麼詆蔑。例如他與孫夫人等因新四軍事件所發的通電，凡是關心國利民福的人士都承認是代表國民良心的呼聲，也正是蔣先生訓詞中號召黨員們『都要承認都要接受』的人民的嚴正的批評，而不是什麼誣蔑和詆毀，不單柳先生以監察委員的地位不能辭避這樣的言責，即以國民一份子的資格也該有這種說話的權利。但是正當一黨的總裁要求全黨黨員接受批評、反省補過的時候，正當全國人民要求民主政治言論自由的時候，開除中央監察委員柳亞子先生黨籍的提案，却經全體表決通過了。這就是八中全會所表現的『日新又新』的革命精神麼？像這樣的革命精神不會叫人民寒心：一位元老，一位監察委員都沒有言論自由，小百姓還能期待什麼民主政治麼？

左袒集 (一)

柳亞子

空言 (一九二四年)

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激世總非宜。能持主義融科學，獨拜彌天馬克思。

存沒口號六首 (一九二九年)

神烈峯頭墓草青，湘南赤幟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並世支那兩列寧。

孫中山先生
毛澤東同志

與人無愛亦無憎，地下長眠雪蝶僧。文采風流×季子，東山莫漫誤蒼生。

蘇曼殊
×××

喋血羊城幾戰爭，朱郎旅骨倚心驚。蠶叢蜀道兵戈滿，誰念江南一惲生。

朱季恂
惲代英

剝頭侯生漫怨哀，已從稗史證豐裁。當年粵海同舟侶，更憶嶽奇小李才。

侯紹裘
李立三

雄詞慷慨湘江向，情話纏綿浙水揚。長向漢皋埋碧心，還從海國問紅妝。

向警予
楊之華

張孃斌媚史娘愁，複壁搖燈永夜譚。白練青溪厄陽九，朱欄紅藥護春三。

張應春
史冰鑑

續存沒口號六首

嘉令佗城感逝波，賓朋星散奈愁何？黃垆詹客身先殉，白髮彭郎淚更多。

詹大悲
彭澤民

風期難忘越州張，竟戴頭顱擲故鄉。辛苦宛平于伯子，蓬飄無地向行藏。

張秋人
于永滋

陳侯門下葉生才，尼父何由嘆喪回？歛浦丹鉛堪遂隱，聖湖碧血早成灰。

陳望道
李天府

甘隊黨部記初盟，王苑翩翩各擅名。魂魄難招章贛水，音書久滯漢陽城。

宛希儼
于覺新

風雨天涯共起居，劉姜生死竟分殊。握拳已碎常山舌，橐筆猶傭滬濱書。

劉重民
姜長林

潘岳同歸期白首，虞翻孤憤記青蠅。頭行萬里憐黃祖，瓜種東陵學邵平。

黃競西
邵季昂

題張應春女士遺像（一九三〇年）

猶見英姿颯爽來，夢魂無路可追陪，三年地下萋弘血，一賦江南庾信哀，亂世經綸
鈞黨獄，彌天烽火觸骸杯，蹉跎我已悲心死，愧對眉痕日幾回。

四月十二日清黨紀念日感賦

一着棋差換滿稱，三年餘痛忍忘情，燃其祗博強鄰笑，作俑誰教叛職橫，從此中原

銷正氣，最憐吾黨坏長城，私衷獨吊清溪水，忍怨蛾眉一擲輕。

感 事

奉人宮闕太峯曉，值得阿房一炬燒，首難陳吳原謁成，擁兵邯鄲慣奔逃，張皇赤幟開新國，狼藉青燐殉舊朝，十日興亡成噩夢，淒涼湘水咽寒潮。

編 後

凡是刊物的問世，總要編者來說脫幾句，表明該刊物的所謂態度，這好像是成爲慣例了。

其實，這是贅瘤，我以爲。全部文章的內容，不就已說明這刊物的所謂態度了麼？

不過這里還是未能免俗，於是就有下面這些話——

有人說，雜文的時代回來了。其實，雜文的時代並沒有過去，所以也並沒有回來這會事，只是我們輕輕地把它放過去而已！說回來是對過去的「沉默」而言，那末從今以後，我們請莫再沉默了吧。

魯迅先生說：「社會不變，這諷刺就跟着存在；」又說：「要打倒這樣的可惡的諷刺家，只好來改變社會。」我們是很高興來做這個可詛咒的時代的可惡的諷刺家的，「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讓我們跟這個可詛咒的時代來共存亡吧！

圓地雖小，然而總算有一塊「用武」之地了。血雨腥風中，正需要我們的雜文來作搏擊的武器。

來吧，我們可再不要把它輕輕地放過去了呵！

大華文學叢書之一

遺珠

林 珏著

實價七角

本集是一部中篇創作，作者在這個動人的故事裏描寫了幾只火的種子，在時代的洪爐中，經過許多磨折，鍛鍊，然後走向光明的路上去。作者在「後記」說：「這一年多的工夫，爲短短五萬多字一篇東西，化了許多精神。」文字簡潔明快，尤爲大孩子和小孩子一讀。

大華文學叢書之二

背上了十字架

木圭著

實價一元

木圭女士是後起的女作家之一。本書是她的一個短篇集，是木圭女士從幾年來所寫的作品中精選的一個處女集。內容包含的九篇創作，除新生一篇近二萬字，新近寫成而未發表過的以外，其餘都在新中國文藝叢刊，魯迅風，婦女智識叢書，燎原，草原等著名文藝刊物發表，都得到讀者的好評。每篇描寫着女性的心理，或刻劃着女性的行動。文筆清麗，尤其餘事。

朝花叢刊

第一輯

煉

民國三十年五月廿五日出版

定價每冊四角五分

編輯者

朝花叢刊社

發行者

朝花叢刊社

上海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兄弟圖書公司
青年圖書公司
亞美書店

外埠經售處

香港：南洋
各地書店：報攤

本刊文字·不得轉載

47-43

BC
66.1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